

边城和人

雷加 著



白

2

社

I217.2
343

3
7

B442.1.248

边城和人

雷加 著

白山出版社



65Q113

责任编辑：祁昭合

封面设计：任少春

责任校对：罗达莹 刘仲宇

边 城 和 人

雷 加

白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沈阳市沈河区一经街一段浩然六里七号）

沈阳市兴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 9.125印张 234千字

1989年12月第一版 1989年12月（沈阳）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

ISBN7-80566-057-3/1·12

定价：4.00元



BIANCHENGHEREN

谨将《边城和人》

献 给

四十年代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
丹东造纸工业战线的同志们。

目 录

大西北一角.....	(1)
察院故乡.....	(8)
马拉深井.....	(12)
定边见闻.....	(15)
河曲一条街.....	(19)
从东部到西部.....	(21)
上岛.....	(23)
守候.....	(26)
高山岛.....	(28)
列宁滩.....	(34)
满天星.....	(39)
大禹的队伍.....	(42)
神秘之谷.....	(48)
颜色世界.....	(56)
建材三日.....	(58)
再去房山.....	(61)
平谷一周村.....	(69)
胸章.....	(74)
万虎这个名字.....	(77)

白山黑水·····	(80)
大地版画·····	(84)
一支抗战的歌·····	(87)
宛平 弹孔 红指甲·····	(94)
最后的降旗·····	(96)
王冠的宝石·····	(99)
地球之巅·····	(104)
半个世纪·····	(107)
《南来雁》后记(二)、(三)·····	(109)
一则传闻·····	(114)
生活的呼唤·····	(120)
与生活同在·····	(125)
一座丰碑·····	(131)
文学的道路·····	(133)
文学回忆·····	(136)
时代与作家·····	(145)
谈《南来雁》·····	(153)
迎着时代走来的丁玲·····	(159)
旅途邮筒·····	(165)
黄河在咆哮·····	(169)
边城和人·····	(187)
后记·····	(286)

大西北一角

一、出发

我从北京出发，想去榆林和三边（长城线上靖边、安边和定边）一带。由北京去榆林有三条路线：从北京经西安北上；从北京走太原，过黄河到绥德，再去榆林。这两条路线我都走过。我想走第三条路线，先乘火车由北京直达包头，再由包头沿西（安）包公路一直南下。这就要穿过内蒙古自治区和陕西的省界了。

我做出这种选择，出于一种爱好地图的习惯。我有各式各样地图，以黄河流域简图（附在《黄河》图片集的一幅简图）来说，对着它，我一坐就可坐上几个钟头。这幅简图无疑就是一篇非常好的黄河雄姿的特写。

黄河与长江如此不同。黄河对北方民族显得格外亲切。它在中上游带来好几个小冲积平原，有银川平原，后套平原……有平原就有灌区。小平原的人土生土长，安居乐业；土墙土屋，温馨的一生。但又常常刮起风暴，风暴从不忘记在广漠天幕上再镀上一层金色。这是一幅水土滋润、生机勃勃的欢欣景象。起初，黄河由青海高原直泻而下时，它也和长江一样，一幅童年嬉戏姿态。奇怪的是黄河漫步走出黑山脉后，突然转向，一直向北去了。从北纬纬度上看，它一直上升。这种由东西向忽然转成南北向，毕竟不同寻常。它如此直线上升，有如一根大地上的水银

柱。造成这种“大气压”的是什么？出于偶然，还是由于它那无比刚强的性格？可是，另一面它又如此多情，看它在阴山脚下那种依偎姿态，那种款款步伐，又扭扭捏捏地向东方流去。也许它一贯喜欢绕山而行，当它遇到吕梁山脉时，仍不失为青春少妇，顾影自怜之后，又悄悄折向南行了。这次又是一个大转折。这时它一直向下，又是直上直下地一下到底。又象是水银往降落那样，这时我们看到的是黄土高原中间一道巨长的峡谷，它叫做晋陕峡谷。长江三峡奇险，尚可游览，这里却是峡壁陡岸，紧紧夹住黄河腰身，激起千重恶浪，其声势象山崩地裂一般。它由河口到壶口，到龙口，直到风陵渡，才又一转折朝东向下游流去。

我一直端详着这幅黄河流域简图。

银川平原和青铜峡水利工地，我去过。在晋陕峡谷之中，我熟悉那几个县份，也曾在这里几渡黄河。如由西安向左右望去，它的两侧南北跨度，略长于河套部分东西跨度，它构成了一个规整的矩形。它的形象，由于天工雕琢，显得那么可爱而又高贵。

中国版图上有不少高贵形象，但是用黄河流水，大手笔如此挥洒勾画出来的，却只有这么一幅。

由黄河三面环抱的这块土地，叫做可爱的鄂尔多斯。在这块土地上，有黄绿两种颜色，象一面四方的旗帜在头上招展。它有草原，有绿洲，又有沙漠和荒原。库布齐沙漠横贯北部，毛乌素沙漠又在它的南部。在毛乌素沙漠下沿，那条古长城线依然完好。

我不求其他。我由包头渡过黄河之后，能用乘汽车的速度沿途游览一下鄂尔多斯的风光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何况，我还有一位同伴，他由榆林地区来，也没有走过这条路，他的兴致不亚于我。

二、车 上

按照第三条路线，由北京到榆林最多不过两三天路程，我却

走了十几天，但才再发生更多的意外……

反正我有不少充裕时间，但重要的是好奇心，经验不足，会带来新鲜感。叫人喜欢的就是这个。

七月份由北京去塞北，季节适宜，可是选择五日出发却是错了，因为五日这一天它有一些不利因素。

五日星期五，这且不说。京包线上特别快车不是天天有，恰好五日这一天没有。要知道，如果这一天减少一趟特快车次，就会影响当天的卧铺票数。因此，我们两人都没有买到卧铺票。

没有卧铺并未影响我们的行期，反而情绪更高，因为任何车厢都有愉快的生活，它会补偿一切。

我的对面坐着一对中年夫妇，女的面带病容，半卧着，天气很热，她却穿戴整齐；男人也是一样，他的神态安然，又很殷勤，一心一意照顾病人。他们不会是带病旅行的人，然而又象是刚刚逛了颐和园归来。这两个人用一种少有的和善对待别人，又象是为了一件值得称道的事互相感到欣慰。原来，他们是包头城郊农民，女的患血管瘤，转院到北京治疗。手术十分成功，只在颌下留下一道伤痕。他们要办理一大套转院住院手续，治疗时还需要陪住的人。这一切也很顺利，看来陪住的人比治疗的人还满意。男的说：“我也住在医院里，床位一天一元，伙食也是一元。如果外住旅馆，少说一夜三几元，每天伙食没有两元也下不来。每天住在院里，不要进进出出，象在家里一样。”

我的邻座也是一个健谈的人，并且是一个博学多识的人。他告诉我两件事。

他说到一条古老运河。他说广西兴安县内灵渠，也叫秦凿渠，是我国最古老的人工运河。他去年出差去广西看过。他不无讽刺地说：一些人只知道下阳朔、游漓江美景，却不北去灵渠，看看这个最有意义的工程。灵渠只有60里长，它使北去的湘江和南去的漓江，在这里沟通起来，于是下游的两条大江——长江和珠江也在这里连接起来了。它是南北水上交通运输枢纽。他极力

称赞这个工程。他把它叫做北水南调，又说这个工程的监造者史禄可与四川的李冰媲美。

第二个话题，谈到“古直道”。这也是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时，由咸阳附近向北修到包头以西阴山脚下的一条直道。它全长1800里，一路凿山湮谷，南北遥遥相对，故称直道。这个工程已湮没多少个朝代，最近一位画家沿途寻求古迹，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杂志上，又在伊克昭盟某地发掘了一段古直道遗迹，才为众人所知。

列车驶入河套平原，电气化带来了“四化”的信息；但仍不能尽人如意。因为车皮少，复线少，大同的煤，还有比大同更多的至今运不出去。这时我看见一段残留的城墙，归绥这个古称在我脑中一闪而过。真的，历史的一页永远翻过去了。这里的气候，已属口外，天高地寒，我已担心不该不把长袖衣衫带来。

三、省界见闻

在国际航线上，国界越来越淡化了。省与省的界限，更不在话下。

省与省之间，本来密不可分，但又会出现许多意外，不免叫人惊奇。

这里，还得从五日星期五说起。

到了包头，车站是新建的。大门大窗，显得十分高大。站前广场还在挖沟，有尖角席棚，有推土机，到处又是不通行的招牌。

下车到东河宾馆休息，我用手提旅行车推着行李前去。这是一条新建的马路，如果用这两个小轮子衡量的话，路是够长的，我们不想住下，只是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，好和榆林通话。

我的同伴交涉房间，又去挂电话。只有挂通电话知道榆林何时来车，才好决定包头的去留。但是电话一时挂不通，同伴曾说距离近电话好挂。但是挂了三次，都不通，同伴这时承认没有估

计到这是两省交界的地方，好象两省之间，距离越近，线路反而更加迂回延长，陡增许多麻烦，甚至是不可克服的麻烦。

看来电话打不通了。同伴陡然想到，即使挂通的话，昨天星期五，今天是周末，明天星期天，机关也不会出车。可见星期五和周末，都是旅行的大忌。我们因此可能在包头要住上好几天。

饭后，我们出去找公共汽车站，决心明天乘汽车去榆林。路途不算远，何况这又是一条西包公路大动脉。

汽车站是一个城市的心脏，它的线路多得排满了整个黑板。发车时间多半集中在上午，一个车次挨着一个车次。候车室人流不断，有如长江大河。

由这里去榆林没有直达车，必须先到内蒙古伊克昭盟东胜市，再转车去榆林。由这里去东胜是短途车，甚至下午也有班车。我们在广场上找去东胜的班车，一些手持喇叭筒的人，用手指向一辆辆小面包车，它们都是到东胜去的。有一辆已经开出，又一辆车上坐了几位客人，说明客满就开。这些都是最近出现的个体户，他们包揽了去东胜的短途，一片兴旺景象。

我们坐的这辆面包车，新也不新，倒是旧得不能再旧了。到处是油垢，车厢没有打扫，每个座位都象闹过地震似的；但机器声挺好，驾驶技术也叫人放心。

眼前是黄河大桥。草原上的黄河河面宽，桥身更长。公路两旁有树，有高压线，有烟囱，它们各唱各的歌。树虽少些，却越发绿得发亮，亮得耀眼，原来这里天亮，云也亮。

路上遇见不少来车，尽是拖斗载重车。它们排成长队，装满了精煤。人们说比大同煤矿的煤还要多的那个煤矿，就在这条公路上。

车到达拉特旗稍停，司机下车取来一个备用的发电机调节器，助手在这里添油。一路要用35公升汽油，约占票价收入的 $\frac{1}{3}$ 。车又开动，南北一条大街，我看见新修的达旗百货公司，还有一家包办酒席的饭庄，门口高悬红灯，又有一排红漆廊柱。它比包

头市新街道还新，完全是个新兴的城镇。公路从它中间穿过，它依附公路而存在，如同这个城镇本身就是一个大车站。

晚6时到了东胜，东胜是伊克昭盟首府所在地。

停车后，司机要我们住民族饭店，那里离汽车站不远，他知道我们明天要去榆林。

我们在饭店安置一下，急急去汽车站买票。黑板牌上的车次找到了，售票口却关闭了。这时从木椅上站起两个中年妇女，戴着白布帽，问我们住不住旅馆，又说如果住，她们可以代办汽车票。这是她们为旅客精心的服务，还是垄断一部分车票以招揽客人住宿？这种办法对我们已失去吸引力。我们回到民族饭店，这时看见饭店窗玻璃上有个招贴，说汽车站有流动售票员，每晚9时至10时来饭店售票。招贴虽旧，饭店的人说他们晚上必有人来。虽然如此，同伴陈江鹏还是找到地区文化局，请他们代买第二天的票。

第二天我们没有走成。

当天晚上流动售票员没有来，文化局也没有买到第二天的票，只好留我们住上一天。这一天的日程，由文化局安排参观东胜药厂，又去成吉思汗陵。因是星期天，找车就费去不少时间，直到下午三时才回到东胜，又急急忙忙与文化界同志开座谈会。同时告诉我们汽车票买到了。

早上6点我们按时赶到汽车站。因为夜里下过雨，有的车次不发了，有的还定不下来。走不成的旅客不死心，还未走的也心神不安。人群一会儿散开，一会儿又集在一起。我们站在“入口”附近，盯着榆林车牌。站上的人说，到榆林的路不好走，正在打电话。大约又过了半个钟头，榆林车牌挂出来了，大家欣喜异常，立刻排好了队。又等了15分钟，牌子又撤下去了，说是不发了。第二天发与不发也无人知道。

榆林的车是最后一个车次。它的牌子拿走之后，候车室就空了，只剩下几个人。我们没有走，因为没有地方可去。陈江鹏说

我们在汽车站搁浅了。候车室正进行每天一次的大扫除，我们退到墙角，把东西放在跟前，坐下来不知该怎么办。我吃方便面当早餐，陈江鹏不吃，他又去文化局了。我不知道他去文化局又有什么用。

今天能发的车都发了。由东胜去榆林的车，又是两个省的问题。这趟车由两个省轮流派车，这个月正好是那个省——榆林派车。每天发车两辆，头天来，第二天返回，每天都有来回的车在路上。但是昨天榆林的车因雨未到，所以今天就没有车回去了。刚才挂牌，打算由这个省——东胜派车，后来又决定不派了。因为那个省的车不来，由这个省临时派车，可以说是做好事的性质。好事可做可不做，没有硬性规定。

过了好久陈江鹏回来了。不但文化局来了人，地区交通处也来了人，这是昨天在座谈会上见过的。他们说最近几天文化部门和交通处联合召开笔会，在全伊克昭盟公路段上进行参观访问。他们说，交通处完全可以派车送我去榆林；但最好还是先参加这次笔会，因为机会难得。

难得的是这里有一棵油松王，已达 890 岁高龄。有一座古城——大夏的国都统万城，俗称“白城子”，老百姓又叫它“老墩”，可见其古。还有一个红碱淖，南北有两大渔场。据说红碱淖从前属于蒙古王爷所有，王爷的命运多半是由神圣而贪婪，由富而贫，终因负债累累，便把红碱淖卖给榆林。解放后，他们以卖地不卖水为由，索回红碱淖产权一半，从此为两家所有。这次我可以先去北渔场，到榆林之后再去看南渔场，一窥全貌，又一举两得。

我当然不会放弃参加笔会的机会。以上就是我由北京去榆林，走了十几天还未到达的经过。

1986年1月10日

骆 驼 故 乡

北京城有过骆驼，也常常有骆驼群。

它们最多十峰八峰，一字排开，又前后保持一定距离。它们来到城里，也乐于服从警察指挥，显得更加温顺。

几十年过去了。我离开北京，它们也不再来北京，于是无缘相见。我在延安却听见了它的歌声。高阳同志同我住一个窑洞，那时他刚从监狱出来，来延安之前，先在内蒙工作。他是诗人，又善作歌词，天天唱着他自己的歌：“……沙漠是无边的海洋，沙舟在那里荡漾……”他把骆驼比做沙舟，尽他的力量歌颂它。

他刚刚离开骆驼，我却十几年不见它了。我不知道我和高阳那时谁更加思恋骆驼。

现在，高阳早已去世，我又住在北京。不论是骆驼，或是歌唱骆驼的歌声，都已成为过去。

想不到去年夏天我参加了内蒙伊克昭盟交通处召开的笔会，第5天，笔会的队伍沿着无水草原边缘返回东胜时，途中遇见了4峰骆驼。它们在那里徜徉，在那里吃草。近处有电线杆，远处有等待加工的巨大碱堆。骆驼离不开戈壁，它们在大戈壁的形象，高大而又始终带来人性的温暖。附近可能有淖、有湖。那巨大的碱堆一定是它们朝朝暮暮运来的。多少人想和这些骆驼合影，但又不敢走近它，怕惊动了它。它们胆子忒小，如要合影，只能背着

它，再偷偷走近它。

去年秋天，我又来到内蒙西北部额济纳旗，这里是骆驼的第二故乡，据说新疆还有第一故乡。骆驼家族兴旺发达，它的存在得到了应有的重视。

那一天是集日，在一个小火车站身后有一个旧式舞台建筑，格式古老而完整，引起许多人的兴趣。舞台对面的新华书店有整套的《英美散文六十家》出售，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。集市广场上，有两峰骆驼拉着两辆平车停在那里。两峰骆驼默默地站着，一动不动，没有听见市声，也没有看见我，甚至没有思想。我总觉得它的高大身躯，驾驶任何车辆都嫌太小，但它又不觉得委屈。它的驼峰贮满了力量，偏偏喜欢默默无闻。但它不论站在哪里，都象一座宝塔。

另一天，我从大树里这个地方回来，路过一座烽火台。烽火台在弱水河边，连着一片胡杨林。烽火台一只角塌了，露出用芦苇树枝筑成的横隔膜，它干燥而有弹力，恐怕已有千百年了。烽火台和胡杨林已经活了这么久，我不知它们还要再活多久。

我们迎着夕阳往回走。戈壁难敞开它的怀抱，平坦坦的，又有光波在跳，它多么象海。远处有一座桥，它连着一公路进入城镇。这时，忽然出现了奇迹：它象是海市蜃楼，却又不是。我在一片灰蒙蒙烟雾中看见一群骆驼走来。不，它采取密集队形，步子大，驼峰在摇，似乎在跑。这么一大群，又如此猝不及防，仿佛一个梦境。等我清醒过来，停了车，跑下来，再迎面赶去时，离它们只剩下五六十米了。它们也受了惊，领头的骆驼向河边避去，后面的又拥上来。我一边跑一边用我的照像机向它们扫描，力求正面，又力求扩大我的镜头覆盖面。如果真是扫描的话，它们一定全部倒下了。但我十分不满足，一开始就觉得太近，虽然它们一个个扑向我的镜头，我竟什么也没看见。直到这个群体与我平行而又走过时，我才怅然地喘了口气。我不知拍了多少底片，如果再行拍摄，只能留下它们的后影了。

我回到车上，仍然喘息未定。同车的人告诉我这个驼群共有38峰，前后三个牧民。又不无讥诮地说：我追赶驼群的速度也使驼群吃惊，因为它们看出来我已是一个比它们要老得多的老人。

这是一次少有的幸会。当时我没有看清的，或者忘记了的都留在我的照像机里了。

这是我看到的最多的驼群。

又一次，我在蒙族牧民家中做客。他的两个帐篷在胡杨林中，这是一片最古老的胡杨林，或者叫做胡杨树的原始林。他们用枯老的巨大树枝插在树干中间，围成一个骆驼圈和一个羊圈，这两个圈都如球场那般大。这一家六口人，养着50峰骆驼，300只羊。他们爱骆驼甚于爱羊，看出来他们对于骆驼有更多的感情和更多的回忆。

他们说骆驼怀胎14个月，3年两胎，一峰骆驼可以活二十四、五年。

他们说母驼爱囤情深。如果旅途产囤，母驼卧倒不走，直到把囤放在驼峰上它方起身。

这里放牧骆驼，象在西双版纳丛林中放牛一样，常年放任不管。这里的骆驼常出国界，又能自觉地回来。牧民也认识自己骆驼的脚印，凭着脚印就可以找到自己的骆驼。

牧民十分喜爱骆驼的习性，也十分喜欢它们的形体，他们说骆驼可爱之处在于它有一张兔子嘴、蛇眼和猴脸。它有老虎屁股，又有一条猪尾巴。它有马鬃和牛蹄子，又有龙脖子 and 老鼠耳朵……它的驼峰，可以使它半个月不吃食物，尤其它那十分贵重的鼻膜，一遇风暴，自动封闭，又能照常活动。

牛在农民眼中，尊位最高，我以为它还不及骆驼。牛吃草挤奶，它在草原上可以自由选择，那里尽是鲜美的草。但是退化的草原只长乌鸦钵子，这乌鸦钵子牛羊是不吃的。骆驼走遍了草原和戈壁，它高傲却又克己，它是什么草也吃，见了乌鸦钵子也会